

格林神父

楊孝明

1. 引言

二十世紀的靈修大師中，多瑪斯·格林(Thomas H. Green S.J.)神父絕對不算出名，維基百科上也找不到他的條目，和牟敦及盧雲等不同。甚至乎，有沒有人稱他為大師也是一個疑問。但是，接觸過格林神父著作的讀者，有不少人「一試上癮」，終身成為他的粉絲。為何如此？因為他可能是靈修大師中最關心教友靈修，令我們覺得他是最道地，最窩心的作者。

2. 生平及著作

多瑪斯·格林神父(Thomas H. Green S.J.)1932-2009，是美籍耶穌會士。他十七歲加入耶穌會，1963年晉鐸。

格林神父出版了十一本書，兩盒卡式錄音帶，書目如下：

Opening to God, 1977, 《祈禱入門》，上智 2008，舊版 2001

When the Well Runs Dry, 1979, 《井枯之時》，光啓 1998

Darkness in the Marketplace, 1981, 《鬧市中的黑暗》，上智 2009

Weeds Among the Wheat, 1984, 《麥子中的莠子》，光啓 2006

Prayer as life and growth, 1987 audio cassette

Come Down, Zacchaeus, 1988, 《匝凱，下來吧！》，光啓 2008

Spiritual Exercises in our lives, 1990 audio cassette

Drinking from a dry well, 1991, 《從枯井中汲水》，光啓 2005

Prayer and Common Sense, 1995, 《祈禱熱誠生活真誠》2001

The Friend of the Bridegroom, 2000, 《新郎的朋友》, 光啓 2007
Vacation With the Lord: A Personal, Directed Retreat, 2000
Rock Shrines: Where the Myths Begin and the Stars Become Legends,
2010
Experiencing God: The Three Stages of Prayer, 2010, 《祈禱 3 階
段》, 光啓 2012

格林神父在初學院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他說，他因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環境，讓他對宗教有基本的認識，也培養了相當程度的熱忱。

「但天主只不過是我喜愛的對象之一而已，我有父母、親戚、朋友……，我無意讓天主來掌握我整個的心靈。是的，天主應該是我所愛的第一位，但是在我心中，卻有許多這樣的第一位。

「我想在被天主抓住以前，趁早離開初學院。但是離開以前，我先要證明自己的確沒有聖召；也要證明，如果我沒有被天主抓住，那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上主的意思。」

當少年格林告訴初學院導師說自己沒有聖召時，導師詳細地思考了一天，然後把他叫去：「我清楚地感到你有聖召。如果你現在要離開初學院，你有絕對的自由。但是至少你要老老實實地承認：你離開，不是因為你沒有聖召，而是因為你不肯慷慨地接受它。」

少年格林不願意這樣承認，這是對他的傲氣的一個沉重打擊。

「可笑的是，就是由於這份傲氣，我今日才能仍舊是一位耶穌會士！」

在以後的幾個月中，他還是想證明自己沒有聖召，但有些事情發生了。

「在我真正地願意之前，我和上主已經墮入愛的關係中了；有一天我覺醒了，我覺察到自己真正願意留下來了。我被上主逮住了，而且因被逮住而很高興。」（《井枯之時》頁 69）

格林神父在 1963 年 6 月 19 日晉鐸，正好是教宗保祿六世被選為教宗的日子。那時，梵蒂岡正在召開大公會議，教會被形容為打開窗戶，讓聖神之風吹進。格林神父形容，這個日子上的巧合，象徵他是變遷之子。

晉鐸後，他原本想前往日本服務，但卻被修會派往菲律賓。以後一直在菲律賓做培育、靈修輔導及教授神學等工作，直至 2009 年病逝。

3. 祈禱的進路

格林神父在《祈禱熱誠生活真誠》這本書的前言中曾說，他盡量不書寫重複的內容，在他的腦海裡，每本書都回答一個不同的問題。那麼，他的第一本作品，《祈禱入門》，究竟是要回答什麼問題？是在什麼環境下寫出來的？這裡又有個小插曲：

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開梵二大公會議打開教會的窗戶，讓新鮮的空氣流進來，顛覆了存在已久的架構。祈禱應該是個人的、自發的、獨一無二的時刻。天主聖神怎能被重複且機械化的刻板祈禱所束縛呢？有誰能教導別人該如何祈禱，或是判斷別人和天主

的相遇是否真誠？當時許多從事培育工作的人失去自信心，幾乎放棄了原本的培育工作。

當時，是六十年代，格林神父憶起一位剛發初願的修女和他討論分享。修女說，她和其他同伴再不是關心精神上有沒有自由，她們所關心的是，在祈禱方面，沒有人給予明確的指引。修女說她們陷於「不會游泳就淹死」的祈禱方式：將嬰兒丟入水裡，他要是學不會游泳(祈禱)就會被淹死。她覺得最缺乏的是教人在天主的海中游泳的指南。

格林神父聽到以上的分享非常驚訝，但後來和梵二時代的人分享，他才相信這位修女是多麼精確地反映出她們的心聲(《祈禱入門》頁 70)。

結果，格林神父應時代的需要，有很多神父、修女、修士及平信徒鼓勵支持他，他便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祈禱入門》——其實他自己可能沒有寫書的計劃的。

書本出版後，當然好評如潮，但也招來這本書亦引起不少人抱怨。有些祈禱多年的資深人士說：「你正好在碰觸到我的經驗時，驟然停止。在書的結語，我高興地找到了自己，然而就在那時，你卻突然結束了。」

格林神父的回應是，他覺得毫不詫異。因為《祈禱入門》正正是給初學的人，已經入門的人當然不會滿足。但當格林神父向這些已入門人士推薦十字若望、大德蘭或《不知之雲》等書時，大家都卻步了，他們回應是：我又不是一個神秘生活者！大家給嚇退了(《井枯之時》頁 6)。

格林神父回憶起自己的經驗，他雖然得到幾位耶穌會的神修大師指導，但還是找不到祈禱入門後所需要的指引。神父強調並

不是這些大師的過失，而是當時代培育的特徵所致。在當時，祈禱，一般來說，是指默想。是「我們」在默想，是「我們」在分析福音，將之運用到我們的生活環境之中，並定下志向如何更努力事奉耶穌。

格林神父認為，這樣地進行，開始時還可以，但是走得卻不夠遠；因為在這樣的默想中，「我們」並未讓位於「天主」，並未讓天主越來越在我們內工作(《井枯之時》頁7)。

格林神父自己也經歷過同樣的困境，那時他感到祈禱越來越困難，甚至到無法祈禱的地步。後來神父重拾年少時，神師說他還未適合看十字若望及大德蘭等著作時，才明白上主最終要領我們到達祈禱的被動狀態，但這被動的祈禱與我們的本性不相一致，所以，我們必須再三地學習、領會，直到內化為止。

格林神父強調，入門後的祈禱並不是充滿綠洲，而是一望無際的沙漠，而唯有當我們愛沙漠勝過愛綠洲的時候，我們才能正確地走在天主的道路上，那真是一個「顛倒」的領域(《井枯之時》頁8)。格林神父也回憶起有很多教友和他的經驗是一樣的，入門後，才面對真正的困難。這就是他寫下這一本《井枯之時》的原因。

《井枯之時》後，相隔十二年，格林神父再寫了《從枯井中汲水》，探討在我們對靜觀的乾枯黑暗已經處之泰然以後還會怎麼樣——天主的計劃以及我們如何盡力合作。以上三本書，加上他離世後才出版的《祈禱3階段》，構成他的禱告系列四部曲。

4. 結合神操及加爾默羅的神秘主義

作為一個耶穌會神父，格林對神操當然毫《不陌生，但他最大的突破是他同時活用了依納爵神操精神、十字若望、大德蘭及《不知之雲》的作者所表達的神秘主義。通過這一條神妙之路，格林神父為我們描繪出一幅靈修藍圖，帶我們從主動的默想聖經，過度到被動的，由上主帶領我們進入的默觀狀態，在上主的海洋中漂浮。

格林神父時常強調祈禱是一個從相識到相愛的過程。起初，我們要主動熱烈認識上主，經歷煉路、明路，但進入合路時，我們要讓位於上主，讓上主把我們接管。瑪竇福音山中聖訓中最後一句說話，耶穌並不命令我們「把自己變得成全」(Make yourself perfect)，而是「使自己被變得成全」(Be made perfect)(瑪 5:48)。耶穌命令我們愛別人，甚至愛仇人，這實際上不是我們在工作，而是祂在我們身上工作(《井枯之時》頁 67)。這就是天主召叫我們度的靜觀生活，我們的工作越來越少，天主的工作越來越多。

而慢慢地，我們便會進入十字若望所說的心靈黑夜或神枯。當黑暗和神枯成為我們祈禱的恒常狀態，十字若望認為這是真正內修成長的一個良好和健康的標記。但是，我們會問，這黑暗要延續多久？因為我們願意接受手術，卻沒有人願意在手術檯上度過餘生(《井枯之時》頁 138)。但若我們能體認到神枯的黑暗實際上是我們所說的煉獄，便會有全新的角度。黑暗神枯是為了淨化和轉變，也是為了從現今就預備天國的來臨。如果我們要像天主愛我們那樣去愛天主，那麼我們遲早要使自己神化，這事若在今世不能完成，必留待死後。所以，黑暗和神枯就是要我們現在就開始度煉獄的生活(《井枯之時》頁 140)。福音說得非常清楚，相似天主，就是死於自己，死於自己身上的自私和罪惡。

其實，黑暗是更安全的。因為在黑暗中祈禱，我們不會尋求自我，而更能專注於天主。格林神父說，這真是一個驚人的領悟（《井枯之時》頁 141）！因為過去一直在黑暗中抱怨，現在發現竟然是天主的恩惠和聖寵，這是更安全的聖寵。他不再把黑暗視作沒完沒了的痛苦狀態了。

有時候，我們感到自己在默觀祈禱中無所事事，但這卻是我們最難學的事情。而所有在祈禱上達到這一境界的人，未必都能成功地適應這表面上的真空狀態。於是，有些人開始做九日敬禮，作默想，做傳教工作，我們擁有很多東西、理想、計劃等等，要控制整個處境，而當上主要我們捨棄這一切去跟隨祂時，我們悲哀地走了（《井枯之時》頁 143）。我們塑造自己的虔誠，自己的祈禱，甚至想以這一切來代替上主要在我們身上創造的奇蹟。這實在是十分可憐的。

5. 分辨神類及靈修指導

在以上階段中，我們要完全學習放下自我，容讓上主帶領我們走在心靈黑夜中。但我們怎知自己走得正確？怎知自己是在上主的道路中？這引介出格林神父的另外三本著作：《麥子中的莠子》、《鬧市中的黑暗》及《新郎的朋友》。前兩本書涉及分辨神類，後一本是靈修指導。

關於分辨神類及靈修指導，都是耶穌會的強項，但格林神父卻用了一個很有趣經歷，去表達我們如何去做分辨。聖誕節快到，朋友想送禮物給神父，問他想要什麼，他答說他喜歡藍乳酪（blue cheese），但那位朋友很不想送他藍乳酪，因為她自己很不喜歡藍乳酪（《鬧市中的黑暗》頁 53）。我們時常想「為天主工

作」，是按著我們自己的意願，我們要天主喜歡我們所選的。但這其實走錯了路，我們應該「做天主喜歡的工作」，不管我們心裡有多厭惡，這是要付出代價的，格林神父說。但有趣的是，天主選擇我們厭惡的事，最終原來是為了要讓我們成長。這就像我們很討厭讀書，但父母卻要迫我們讀書一樣。

當然，面對種種抉擇時，靈修指導為我們是十分重要的，這就是《新郎的朋友》一書要說的。格林神父說，十字若望說出在靈修路途上，有三種人帶領我們入了歧途，而十字若望所用的篇幅代表他認為的重要性：他用兩節討論魔鬼，用三節討論受輔者自己，卻用三十三節的篇幅討論靈修輔導者。在十字若望眼中，原來靈修導師對受輔者的阻礙可能比魔鬼更大(《祈禱入門》頁 23)！

在梵二前，受輔者要服從指導者，靈修指導有權威性。梵二後，靈修輔導不再是以前的模式，格林神父認為今天的指導者是一位催化者、共同分辨者、詮釋者或相似醫療診斷者。而最終作抉擇的，並不是指導者，而是受輔者自己。正正因為這種轉變，格林神父寫這本書的重點放在指導者與受輔者的關係上。這就是為何這本書名叫《新郎的朋友》的原因：朋友絕不能阻礙新郎和新娘的關係！指導者要引導受輔者前往天主那裡，卻不能代替天主！

6. 教友靈修

我們從格林神父書中所用的例子，可以見到他很重視教友靈修。這就引導我們去看看格林神父的另外兩部著作：《匪凱，下來吧！》及《祈禱熱誠生活真誠》。多年來看神父的書，很清楚

他深受聖依納爵、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影響，所以預期他的其他書都離不開這三位大師。

誰不知格林神父真的說不重複就不重複，今次，在《匪凱，下來吧！》這本書中，他為我們介紹中世紀的靈修大師聖方濟·沙雷。為何是沙雷呢？因為聖方濟·沙雷可能是教會歷史上第一位論及教友靈修的作者。沙雷在《成聖捷徑》中說：「迄今為止，差不多所有關於奉獻生活的寫作都教導人從世界中完全隱退。但我的目的是去教導那些生活在城鎮、家庭或者宮庭裡的人，那些因其生命處境而不得不過普通生活的人。」（《匪凱，下來吧！》頁 60）格林神父遇到的困難也是一樣，他常遇到男女平信徒們覺得奉獻生活只有為修會會士和神職才是可能的，而聖方濟·沙雷卻說這是錯誤的觀念！沙雷認為基本前提是教友要有愛天主的真切願望，這為男女會士或神職也是如此。因為天主從來不強迫任何人，除非我們願意給祂開門，祂才能進來（默 3:20）。

在確認教友也可奉獻生活及成聖後，格林神父用了沙雷的心法，加上梵二的《教會憲章》、《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去教導我們度一個平信徒的靈性生活。在談及平信徒靈修時，格林神父遇上一個問題，初學者可能時常覺得天主不是很有常理。他們把天主想成是獨斷的、要求很高的、難以預測的。（《祈禱熱誠生活真誠》頁 51）畢竟，聖經也曾說：「因為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依 55:8）

但是，格林神父卻不斷強調，天主是一位最合常理的天主。而任何真正聖德上成長的人都應該變得越來越像天主，越來越合常理，尤其當我們在祈禱和生活上漸漸成熟，進入靜觀，得到「基督的心思念慮」時，便會更覺天主合乎常理。在過程中，格林神父建議我們應該把焦點集中於愛，而非聖；集中於成長，而

非已達成或未達成的完美；集中於我們走向與天主完美結合的成長，即所謂的「神聖實用主義」（《祈禱熱誠生活真誠》頁 42）。

7. 個人感想

寫到這裡，我個人感到，有時是不是我們把自己想像的完美標準套在天主的心思上，然後用這心思去評判自己呢？我進一步想問的是，教區曾經鋪天蓋地的去推廣《天主教教理簡篇》，為何不同時推薦這一位十分關注教友靈修的神父之著作呢？有不少教友買了《天主教教理簡篇》，卻沒有看便束之高閣，因為是比較不容易明白的東西；相反，格林神父的作品卻是平易近人，簡單易明之餘，也對教友的靈性生活可以產生實質的影響，為何教會捨易取難呢？